

本
古
鐵
寶
鏡
品



古本花寶鑑

第十六回

魏聘才新進華公府

梅子玉初訪杜琴言

話說前回書中，梅士燮赴任之後，一切家事，內面顏夫人掌管，外面許順經理，井井有條。子玉仍係讀書，經籍之外，研磨諸子百家，到花晨月夕，則有二三知己，明窗淨几，共事筆硯；或把酒清談，或題詩分韻。所來往者，劉文澤、顏仲清等，爲最密切。而徐鳳、徐慶、徐一月間，亦過訪幾次，或遇或不遇。蓋度香局面闊大，現處福地，爲富貴神仙，所以賓客紛紛而來，應酬甚繁。卽遇無事清閒之日，又須爲諸花物色，茶蘼、蘭葉之香，麝歸、鳳綫之髓，雖傾倒一時，然較之小樓深處，修竹一坪，紙帳開時，梅花數點，反遜子玉、竹君等北窗閒自在也。

卻說魏聘才其人，在不羈不細之間，西流東列。風雅叢中，究非知己；繁華門下，儘可幫閒。目下與李元茂同住梅宅，一無所事，唯有出外閒遊。而元茂又另是一種默頭黠腦的脾氣，與之長處，實屬可厭。聘才思量道：「我進京來，本欲圖些名利，今在京數月，一事無成。」

成；且梅老伯又到江西去了，要兩三年纔回。王老伯終是大模大樣，絕無一點關切心腸。長安雖好，非久戀之鄉。不如自己弄得一居停主人，或可羽翼攀鱗，弄些好處出來，亦未可定。那富三爺，交遊最闊，求他覓一機會，不甚爲難。」主意定了，就坐車進城，來到金牌樓富宅，先着小使到門上一問。聘才聽說三爺不在家，在對門貴大老爺處打牌。小使出來。聘才道：「貴大爺，我去年卻拜過他，未曾見着，今日正好拜他。」即到對門來，傳進片子，聽得裏面叫請，開了兩扇中門。聘才進去，卻是小小一個院落，只見貴大爺從正廳上出來，迎上前與聘才拉了手，讓聘才進屋內坑上坐。聘才道：「兄弟來過幾次，總值大爺出門，偏偏遇不着。」貴大爺道：「兄弟差使忙，輕易不出城，倒常想同富三哥出城，找吾兄逛一天，不是他沒有空，就是我有事，再停兩天，就好了。」又講了些閒話。聘才留心屋內，卻也收拾乾淨。一並是三間，東邊隔去了一間做書房，院子內東邊是粉牆，西邊一個月亮門，內有一扇屏風擋着，想必是內室了。只見坑上，掛一幅藍地白字的迴文詩句，一幅冷金箋對子，是戶部總理寫的。兩邊是八張方椅，東邊擺一書桌，一盆小小盆景，一面是幾張方枱。聘才正要開口。貴大爺道：「富三哥在此打牌，就在那屋子裏，咱們那邊坐罷！」就讓聘才進去，走到書房門口，有一小廝，揭起了一個香色布簾。聘才跨將進去，只見富三將牌望桌上

放，打了一個呵欠，伸了一伸腰，見了聘才便站起來。笑嘻嘻的道：「久不見了，好阿！」聘才拉個手，見屋裏尚有兩人。一人而南，一人而北，那面南的即起身照應，那面北的，便似照應不照應的，略把身子鬆一鬆就坐了，仍看着手中的牌。聘才看那上首一位的相貌，一臉酒肉氣，兩撇黃鬚，一雙蛇眼，衣帽雖新，不合官樣，約有四十四五歲。下首一位，已有五十餘歲，是個近視眼，帶了眼鏡，身上也是一身新衣。聘才便問道：「這兩位沒有請教貴姓？那上首的即答道：『姓楊，我是這裏的街坊。』又問那位老年的，老年的慢慢的答道：『我姓閻。』貴大爺道：『這位閻簡安先生，是華府中的師爺。那一位是精於地理的。又是富三哥的乾兄弟，就在東胡同那大宅子裏，號梅留行八。』說罷，小廝移了一張凳子，就放在富三上首，大家坐了。富三道：『你好啊？你在城外天天樂，你也不來瞧瞧哥哥，你知道哥哥惦記你，你就不惜記我？我找你兩三回，你躲着不出來，你天天兒瞧戲，好樂啊？』聘才笑道：『那裏的話，那一天不想着三爺，因梅老伯到江西去了，一切家事，是託兄弟照應的，所以事情多一點兒。』那姓楊的便問聘才道：『足下在梅大人宅裏？』聘才道：『是。』因問道：『認得梅宅麼？』那人道：『怎麼不認得，他們塋地的樹，還是我種的呢！』貴大爺道：『這楊老八的風水，是高明的，我們內城多半是請他瞧的。』聘才便又拉

攆起來。只有那個簡安是冷水冰的，只與富貴兩人講話。富三爺道：「歇了罷！這牌打得悶人，就是我輸了，算帳罷！」簡安便道：「怎麼就歇？方纔打了兩轉。」梅宦道：「算了，不用來了。」於是大家起身散坐。點籌碼，是簡富兩人輸了。聘才道：「到我吵散了。」富三一手叉着腰道：「我本來不喜歡這個，輸了錢，還惹悶。」簡安道：「可不是。」楊梅窗笑道：「誰叫你們打得這麼燥？頭將牌都亂發的，不輸你輸誰！」簡安笑道：「你好，我聽見你幾時又贏過錢，不過會詭人就是了。只好在我與富三哥面前混過，在貴大哥跟前就不能了。」大家說笑了一陣。貴大爺即命小廝拿出酒肴來，是四五樣葷素菜，一壺黃酒。賓主五人，小酌了一回。席中聘才對那簡安問起華府的光景，那老簡就覺得有些高興。便道：「饒東公子，是人間少有的，府裏的闊大，是說不盡的。」聘才又問：「閑事幾位？」簡安道：「在府裏住的，有十幾位。在老爺子任上的，有十幾位，其餘來來去去走動的，不計其數。我是老爺子三十年的交情，同看出過兵，與那些個朋友是兩樣的光景。哥兒待我是父輩的禮數，其餘就難講了。」原來這個簡安，是個半生半熟的老殘片，卻與華公有舊，嫌其心窄嘴臭，脾氣古怪，所以叫他在府裏住着。華公子是更不對的。楊梅窗是舊土腹片，但知勢利，毫無所能；又是個裏八府的人。怯頭怯腦，因與富三爺是乾兄弟，又

拉攏了些半生半熟的闊老，仗着看風水爲名，胡吹亂講的一味貪財。或與地主勾通，或與花兒匠工頭運手，賺下人的錢，也捐了個從九候選。至於堪輿之學，實在不懂。是日談次，到與聘才合了式，便要與聘才換帖。聘才是樂得拉攏的，便十分應酬。只有那位老闊，是勢利透頂的人，如何看得起聘才。聘才也深厭其人。五人歡敘了一回，各要散了。楊老八並約聘才，另日再敘。

聘才便回到富三家裏來，又坐了一回，便把心事講起。富三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何不就挪到舍下來，盤桓幾時。」重又說道：「我們舅太爺府中朋友最多，今日聽得老闊說：辭了那位出去，如今正少人呢！」聘才道：「舅太爺是那一位？」富三道：「你不記得去年在城外瞧見那十幾輛車，車內那個貂裘繡蟒的，叫做華公子就是。」聘才心中十分歡喜。想道：「這華公子，勢候薰天，若得合了式，弄個小小的出身，也還容易。」又遂問道：「他家去做朋友，不知要辦些什麼事？」富三道：「辦什麼呢！陪着喝酒，陪着看戲，閒空時，寫兩封不要緊的書札，下還會彈唱，是更合他的心意了。這人本是個頂好的好人，只要儘掌高帽子孝敬他，他就喜歡；違拗他，他就冷了。我瞧你趨奉狠好，人也圓到，你肚子裏自然狠通透的了。我們舅太爺筆底下也來得的，去年老佛爺，叫他和過詩，並說很好，還賞了黃綢子荷包

一對。四喜搬指兒一個呢！你要去，我明日就薦你，包管可成。」聘才聽得喜動顏色，慌作揖謝了。因又想着這個老閻有些礙眼，忽又想到：「各人辦各人的事，不與往來便了。」再坐了一回，辭了富三回寓。

明日富三就到華公府來，見了華公子，就薦聘才進府，幫辦雜務。華公子應了，說道：「我這裏到不拘人多人少，只要人好，是你的好朋友，自然不用講了。就請你去講一聲，請他來就是了。」即吩咐林珊枝傳諭總辦，將魏師爺修金飲饌說定。富三連連答應幾箇是：又進去見了華夫人，就辭了。一徑出城，通知了魏聘才，請其明日就去。是日聘才就與子玉說明，並謝數月叨擾。子玉吃驚道：「大哥，何故要去，莫非嫌小弟有得罪之處麼？」聘才連連陪笑道：「愚兄自到貴府以來，承伯父母同弟台如此恩待，豈尚有不足，無奈愚兄此番進京，家父諄諭自己，定要謀一前程出京；因此處稍可巴結，且富老三力爲作合，且去看光景，只隔一城，原可時常來的，棧台若不忘懷，華府園亭，聞說是極好逛的，伯母前請棧台先爲稟明，明日起身時，再進去叩謝。」李元茂在旁，聞得聘才要進華府，心中有些難過道：「你去了，只剩了我，且你也少了個伴兒。我聞得華公子脾氣不好，你到不要去吃釘板，還是在此罷！過年再說。」聘才道：「各人有各人的打算，我如今比不上你了。你是知縣少爺，享現成的

福，我不但自己不能受用，還要顧家呢！」子玉聽到這句，便知不能強留，只得進去與顏夫人說了。顏夫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只好聽他自去罷！但老爺出門時，吩咐我好生看待，且說他倒能辦事，但此時也無甚多事，如果將來有事，再請他回來亦可。」是晚即命子玉與聘才餞行。又送了四十兩銀子與聘才。聘才感激不盡。一夜與元茂談談講講，各有難分之意。明早富三爺即遣人帶了兩輛車，來接聘才。聘才即拜別顏夫人並子玉。又辭了元茂。收拾停妥，帶了四兒，一徑上車。先到富宅，略敘片時，富三親送到華府，到了門口，富三先着人回進去，並說魏師爺來了。聘才在車內一望這門面，就覺威嚴得了不得，就是南京總督衙門，也無此高大，門前一座大照牆，用水磨磚砌成，上下鏤花，並有花簷滴水，上蓋琉璃瓦，約有三丈多高，七丈多寬，左右一對大石獅子，有八尺多高，望遠頭門裏，約有一箭多遠，見圍牆內兩邊，盡是參天大樹，襯着中間一條甬道，直望到二門內，模模糊糊，不甚清楚，覺有數十人在那門口坐着，回事人進去了有半個時辰，纔見出來說請。富三同魏聘才便下了車，二人整整衣裳走進，將近二門，見那一班人慢慢的站起來，約有二三十個，都是一色衣服，有幾個見了富三，上前請安。並問道：「這位就是請來的師爺嗎？」魏聘才亦各照應了。走進二門，又是甬道，足有一百多步，纔到了大廳，回事的引着轉過了大廳，四面迴廊，闌干曲

折，中間見方，有一個院子，有花竹靈石，層層疊疊。又進了垂花門，便是穿堂，再進了穿堂，便覺身入畫圖，長廊疊閣，畫棟雕櫺，碧瓦琉璃，映天耀日。聘才是有生以來，沒有見過這等尙大華麗，絢爛莊嚴，心上有些畏懼，富三是去熟的。引路的道：『請三爺到西花廳坐罷！』那人便曲曲折折，走了好一會，方到了一個水磨磚擺的花月亮門站住了，就不進去了。咳嗽一聲，裏面走出四個年輕俊秀家童來，那人交代了說：請進西花廳去。聘才隨富三進得門來，是一個花園，地下是太湖石堆的，玲瓏剔透，下面是池水，俯見石罅中游出兩個金色鯽魚來，修竹礙人，狂花迎面，走了數十步，上了好幾層參差石磴，接着一座石板平橋，過了橋，是個亭子，下了亭子，又是假山攔住，絕似獅子林光景，要從神仙洞內穿出，方見一所花廳，接着又有幾處亭榭，綠樹濃陰，鳥聲噪聒，庭前開滿了罌粟虞美等花，映襯那池邊老柏樹上垂下來的簾花，又有些海棠紫荊等類，來到花廳，前面是一帶雕欄，兩邊五色玻璃窗，中間掛一個綠色夾紗盤銀線的簾子，書童把紗簾吊起，在一個點翠銀蝴蝶鬚子上。進得廳來，地下鋪着鴨綠絨毯，上頭是用香楠木板做成船室，刻滿了細巧花草，懸着一個匾額，是王鐸寫的「苔花岑雨聯情之館」的墨跡。園珠纓靈蓋，燈綵無數，中間平門上，刻着文徵明的草書。一張大坑，却是古錦斑斕的鋪墊，坑几上供一個寶鼎，濃香芬馥，兩邊牆上糊着白

花樓，一邊是掛着王右丞八幅青綠的山水，一邊是兩個博古齋，上面盡放些楠木匣子，想是古書，所有桌凳机椅，盡是紫檀雕花，五彩花錦鋪墊，正是個錦天繡地，令人目眩神亂。富三與聘才就坐在椅上，等有兩盞茶時候，忽見一個書童出來，說：「公子今日不爽快，請三爺與師爺，到東花園和各位師爺們見見，就請魏師爺，在東花園與張師爺顧師爺在一塊兒住罷！」富三又說替我請安。聘才也站起身道：「替我亦說到。」小廝答應了是，窗外那個書童，就請富魏二位，到東花園去，仍由舊路出了月亮門。那東花園，卻在前面東首。聘才跟着富三，從新向外，灣灣轉轉盡走的迴廊，處處多有人伺候。華府規矩，每一重門，有一個總管，有事出進，都要登號簿的。聘才走了半天，心中也記不清過了多少庭院，及先到穿堂後身，東首有一條夾巷，覺有半里路長。又進了一重門，纔見一個花園，這花園却也不小，有亭有臺，有山有水，花木成林，又是一樣景致。這引路小廝，交代了園中的人，就不進去了，那邊又有人來接，引進了斑竹花廳，是一所廳，兩邊共有十間，還有些廂房，此中是張笑梅顧月卿畫畫之處。顧張二位出來相見，知道聘才是富三爺新薦來的，便陪着聚談。聘才見那張笑梅，倒也生得俊俏，是杭州人，年紀二十上下；是畫工筆人物的，就是吹竹彈絲，也還來得。顧月卿，是蘇州人，比笑梅略長兩歲，亦頗俊秀；是畫山水花草的。那邊還

有個廣啓先生，叫王；柳雲；是老公爺的舊友，有五十餘歲了。闊簡安；是辦筆墨雜務。他二人又在一個院落，當下都請來見了。闊簡安道：「不料前日一見，今日就進我們府中來，有這等奇事！」聘才道：「小弟多蒙華公子謬愛，招之門下，無奈鉛刀鐵線，一無所能，諸事全仗老先生們教訓。閻王二老便道：『好說，好說。東人慕名請來的，自然是個名下無虛的了。我們都要請教。』聘才連聲說不敢。富三道：『這魏老大，是我的把弟，且係南城外梅大人的世姪，極有本事，最般朋友的，此刻新來府中，一切都不在行，先生們自然要攜帶帶，都是一家人，倒不要生分纔好。我明日見了我們舅太爺，還要面託的。』又對聘才道：『咱們到裏頭屋子瞧瞧，住那一間？又同聘才到了裏頭一進，也是五間，東邊兩間張笑梅做房。聘才就在西邊兩間下榻。中間空了一間，爲會客之地。富三卽叫將行李搬進，叫小廝們鋪設好了。正要走時，只見一人進來，說道：『公子送了一桌酒席，就請三爺和各位師爺，陪着魏師爺喝鍾酒，公子說：不要見怪，實在坐不下，不能來陪。』又給三爺道乏。富三爺站起來道了謝。又道：『時候也不早了，剛是吃飯時候了，大家就在中間屋子裏，圓桌上吃起來，無拘無束，甚爲暢快。聘才見這席菜，只是美珍佳肴，大碗中碗，大碟小碟，通計有罕多樣，衆人直飲到二更，富三方辭了衆人出去。他的家人提燈伺候。聘才送到園門。富三又嘮

嘵叨叨，吩咐一番。聘才尚要送出。富三道：「不要送了，回來你認不得進園子，倒累墜咱們，歇天再見罷！」於是不顧而去。

聘才進內，又與張顧二人談了好一回，又探問了好些府中光景方歇。次日張顧二人，又引聘才去見了各項的朋友，連府中總管的爺們，以及帳房，司關，司廚，管馬號，掌庫房，並各處門口掛號簿的人，凡有頭腦的，都一一見了。正是候門如海。聘才初進來，是一樣摸不着的，反覺拘束得狠，連語也不敢多說一句，惟要小心謹慎，恭維衆人而已。看官記明，從此魏聘才進了華公府了，慢慢的就生出多少事來，此是後話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却說子玉因聘才去了，心中也着實思念了幾天，此時是四月中旬，因有個閏五月，所以節氣較遲，尙見芍藥盛開，庭外又有丁香海棠等，紅香粉膩，素面水心，獨自玩賞了一回。鳥聲聒碎，花影橫波，不覺有些疲倦，因憶古人「風暖鳥聲碎，日高花影重」二語體物之工。復想起陸素蘭那日待我的光景，又尋出素蘭寫的扇子，細細的看了一回，因又想道：「我也要送他些東西纔好。」遂檢出古硯一方，好香墨兩匣，徐松陵墨蘭冊頁十二方，團扇一柄，即將前日所作送春二律，用小楷寫好，始而欲遣人送去，繼因長晝悶人，遂起了訪友的興致，尋芳的念頭，到上房裏過萱親，說訪劉顏諸人，隨了小廝登輿，徧訪諸人，一無所遇，

太爲精興，只得獨自來至素蘭寓所，恰值素蘭從戲園中回來，迎接進內，未免也有幾句寒暄。子玉即將所送之物，而贈素蘭。素蘭謝了，細玩一番，又見字畫端楷，重復謝了又謝。即同子玉到臥室外，一間書室，是素蘭書畫之所，頗爲幽雅，因問子玉道：「今日爲何獨自一人出來？可曾到過對門？見你心上人麼？」子玉笑道：「今日走了好幾處，沒有見着一個，我本爲你而來，對門也未去，不知玉儀在家不在家？」素蘭嘆口氣不言語。子玉心疑，便問道：「香晚因何不快？」素蘭道：「我自己到沒有什麼不快，我想起你心上人，你們一地里還本糊塗帳，將來怎麼算得清楚？白教沒相干的，眼淚淌了許多，到底亦不曉得爲什麼？問他，他又不說，猜抹也猜不出來，其實你們又不天天見面，何以就害得人到這個模樣呢？連他的師傅也不懂的，說他近來有些痰氣，無緣無故，就酸酸楚楚，待人更不依不倖，從前見人不過冷淡些，却沒有心事，自從你們怡園同席之後，他就不大招呼人，對我們講話，總喜歡說梅花，就搭不上這句話，也硬搭上來說：『喜逛是怡園梅吟，又要蕭靜宜畫了四幅各色的梅花，這也罷了。忽又聞託度香南邊定繡來的綉緞，可有那折枝梅，沒有雜花的有沒有？』難爲度香竟找出幾正來，如今現做了袍子襖兒穿上了。你說這個心思奇不奇？不是爲你，是爲誰？」子玉聽了，便覺一陣心酸，止不住流下淚來。要說話，喉間若有物噎住，說不

出，與衆衆的看着素蘭。素蘭又道：「倒底你們是怎樣的交情？我是你的功臣，爲你也費了些神。因我有些像你，所以長來對我講些懵懂話兒。我說你這片心，不知人家知道不知道？又不知人家待你，也有這種情分沒有？他倒說得好，這是我自己的心腸，管人家知道不知道？又管人家待我怎麼樣？橫豈我自己一人明白就自了。庚香先生，你心裏倒底怎麼？你不妨對我說說！你當面不好意思的對他講，我替你代說，自然你也有一番思念他的心腸，何妨說給我聽聽。」子玉只是不語。素蘭料着不肯說的，我們同到他家去瞧瞧罷！子玉踏一躊躇道：「去也使得。」於是素蘭即同子玉走出門來，不多幾步，即到了秋水堂門口，見有五六輛車歇着。素蘭道：「這光景是裏頭有客，只怕不便進去，不如回去，先着人進去看看何如？」子玉心上略有一分不自在，不曉裏面所請是何客？玉儂陪與不陪，又想起他家裏請客，斷無不陪之禮，毫無主意，只聽素蘭進退。素蘭回到自己家門口，喚人往琴言處打聽。不多一刻，來說：「琴言臥病在床，請客是他師傅長慶分子，是那裏幾位繼承先生，還是吃的早飯，不多一回就散的。」素蘭道：「再請到裏面坐着等罷！」子玉聽見，心中踏定，只得重進裏面，無精打采的坐下。素蘭只管笑嘻嘻的問長問短，又問你到底待那玉儂何如？子玉被問不過，只得說道：「玉儂之事，其說甚長，就把我鴉才途中所見情景，望今年會館中。」

古本品花寶鑑 第十六回

一

見他一動驚夢，真是絕世無雙，情文互至。尚未悉其性情，抱負及到怡園，爲假琴官所戲，我說出思慕琴言，原爲其守身如玉，落落雖合，不料其自棄如此，那時玉儂在屏後聽了嗚咽欲絕，及同席時，又彼此都講不出什麼來，倒像是前生相契，今生重逢，兩人心事，你知我見，無用口說的光景，彼亦不期然而然，我亦無所爲而爲，總覺心頭眼前，不能一刻棄置，你不說，我尚不知他背後如此牽累，我爲他，我是曉得他底蘊，他爲我，難道他又曉得我什麼？且我有何感動他處，使他如此，倒不如不見面罷！省得見面時，更多感觸。』子玉說到此處，更神色慘淡，似有悲泣之意。素蘭亦覺悽楚，便淌下淚來。半晌勸道：『你們兩人，前生竟有些瓜葛，不然何至於此，以君才貌而論，是人人憐愛的；但似玉儂之冰雪心腸，獨爲你纖綿宛轉，以度香之百般體貼，亦算溫柔鄉中一個知己。我看玉儂待他，不如待君十分之二，難得度香更加愛惜，說道：『人各有緣，此中係天定，非人情能強。』且度香屬意玉儂一人，毫不移動，此真是多情種子，非玉儂不足爲度香賞識。非度香不足爲玉儂眷戀。國風『好色而不淫。』其度香玉儂之謂乎。』子玉聽了，感激度香萬分。且愛素蘭之聰慧，不枉曲台花譜中，定作探花郎也。因談了許多時候，素蘭又請子玉隨意用了些點心，着人再到琴言處探望，來人回來道：『起先之客到散了，偏又來了一班人，說：要叫琴言，長慶同他

不在家，那些人不肯去，坐着等候。長慶因不認識他們，便不應酬，自到房裏吃煙去了，被他們闖進去，將長慶的烟鎗搶了，要到兵馬司衙門出首他，長慶無法，只得陪禮。又請了他間壁槽房李四、緞子王三兩人解勸，閒人闖滿了一堂，正在那裏鬧不清楚呢！」子玉聽了，長嘆一聲道：「我與玉儂，要見一面，都如此之難，今日天也不早了，我也要回去，你明日見他時代爲致意，說不可如此，必要保重身體。度香處，到要常去走走，不要叫人見怪，我是不能常出門的，遲幾天再見，你若見了度香，也爲我多多致謝，歇一天我要去逛他園子呢！」素蘭道：「你幾時出來，約定日子，到我這裏來，我約玉儂過來，倒是我這裏清淨，他師傅有些脾氣，偏偏玉儂遭逢着他，也是玉儂運氣不好。」子玉道：「他師傅怎樣脾氣？」素蘭道：「愛錢多，怕勢大，厭人窮，玉儂因度香所愛，故尙待得好，從前待別人就沒有這樣。」子玉聽了，又添了一件心事，放心不下，總之無可奈何，躊躇躊躇見天氣已晚，只得硬了心腸出來，上了車，回顧了幾次，一徑出了胡同，方纔坐好，小廝跨上車沿，只見迎面兩馬一軍，走的潑風似的劈面沖來，偏偏是王通政。子玉躲避不及，只得要下來。王文輝連忙搖手止住，問了幾句話，也就點點頭，開車走了。今日子玉出門，只與素蘭談了半日，所訪不遇，倒遇見了丈人，好不納悶，意欲去望高品，又嫌路遠，且出門過久，又恐高堂見責，

只得快快而回。正是不知章事常八九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：

第十七回 祝芳年瓊筵集詞客 評花譜國色冠羣香

話說子玉從素蘭處回來，見過高堂，即向書房中來。晚飯畢，一輪月上，輝映花間，和風微來，天雲四散。遂把湘簾捲起，倚闌而望，忽見小廝進來稟道：『高史顏王諸少爺同來。』子玉正在悵望，今見齊來，不勝之喜，遂請進同坐。子玉即把日間一一過訪不遇事說過。先是王梅開言道：『今日我們都在卓然齋中，並會田湘帆與媚香，又遇見竹君前來。那湘帆果是吾輩，與媚香相處的光景，真令人羨慕。』高品道：『湘帆此時是六根全淨，五蘊皆空，守定了約法三章，不許你胡行亂走，始信人間果然多是懼內的，怪不得庸菴竹君輩，牢守閨房，不奉將令，不敢妄離一步，違了晚間來棍利害，湘帆還是對着個半雌半雄的人，已經如此，又何怪四畏堂中規矩乎。』說得衆人要笑。仲清道：『你也是門內出身，如今隔遠了，就指口了。』南湘道：『我見卓然與他細君書，如屬員與上司稟帖一樣，有受恩深重，渙髓淪肌等語。』衆人大笑。高品道：『豈有此理！你這個謊，也撒得不像。』衆人又說笑了一陣。高品道：『廣香後日有件極好的事，來與你商量。』子玉便問道：『何事？』